

世界新文學叢書

德國格萊塞著

黃源訳

一九〇二年級



1.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出版

——世界新文藝名著譯叢之一——

一九〇二年級

△實價一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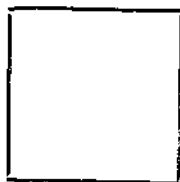
著者 格萊塞

譯者 黃源

總發行所 新生命書局
上海棋盤街寶善里

分發行所 新生命書局
南京、北平、武漢

門市部 新生命書局
上海四馬路翠平街



版權所有

上篇 暴風雨

『戰爭——那是爺們幹的事情……』

——Gaston P.

目次

上篇 暴風雨

第一章	紅色少校……………	一
第二章	性的神秘……………	三六
第三章	萊渥・息爾伯斯但……………	五九
第四章	怠工……………	八四
第五章	幕間……………	一一九
第六章	喜兒德……………	一二七
第七章	顯示……………	一五四

下篇 戰爭

第八章	加斯頓	一七八
第九章	射擊祭	二一五
第十章	葬禮	二四七
第十一章	離散	二七七
第十二章	普懷斐	二八七
第十三章	英雄之死	三一一
第十四章	飢餓	三三三
第十五章	荷馬與安娜	三七四

第一章 紅色少校

『立正！向右看齊！報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斐特報。

『十一！』我報着。

『十三……』

『停止！』

我們四年級的級任兼教練官勃洛西烏斯先生，向我們全班從頭至尾的瞥了一眼，他舉起

了頭，伸長了常被硬領擦得有些發紅的頸頭，——好像一隻鸚鵡啣着一塊沙糖；隨後他便在操場的青灰色的沙石上重重的頓了一腳，使沙粒都爲之跳起。他的擦得亮晃晃的眼鏡，因此而活落地搖晃着，要不是有這根細銀鍊帶在耳朵上，也許要掉下去了。他臉上的幾條傷痕更顯得分明。整排的頭都一動不動的轉向着他，其中有一個人臉孔漲得血紅。

「息爾伯斯！但當然是百貨商店的息爾伯斯！但君，你竟然連十二都數不清嗎！站出來！」
萊渥·息爾伯斯！但向前跨了幾步，他是我們這班中唯一的猶太人。

「退回去！」勃洛西烏斯先生怒叱道，「你到底用那隻腳起步？」

「左腳……」

「照規矩的回答我！」勃洛西烏斯先生咆哮着，把他沒命的一推，他便飛也似的跌進隊伍中了。

「先生，是用左腳起步的，先生，」少年萊渥悶悶着說，他每在這情境中，總是裝着哭喪的臉，
「向前走！」

這一回他起步得不差。

「那末你到底第幾？」

萊渥立了正，臉孔好像火雞一般，行着舉手禮，說：「先生，我報錯數了。」

「報錯了？」勃洛西烏斯先生又照例的大笑起來。

「報錯嗎？在報數的時候，連自己的名數都不知道嗎？你是在睡覺罷，竟在白日做夢！」

「我對於數目的記性不大好，」萊渥低下了頭，用他的左腳擦擦地，以免去侷促不安的情態，輕輕的這樣說。

「在我說話時，你得立正！」

萊渥退縮一下，立刻把他的頭、腳、手臂都挺硬了，取了立正的姿勢。幾滴眼淚簌簌的流在兩頰上。他因為立正着，不能將牠拭去。

勃洛西烏斯猶笑着，二次擺動他的上身。他皺起了鼻子，繞着這個可憐相的少年走。『哦，你是無論如何不能進警衛隊的，』他冷冷的說，每逢他要嘲笑人時，老是用這種柏林腔調。『哦，但你還有個機會進陸軍輜重隊……』他又對萊渥說這種譏諷的激勵話，使萊渥聽了，他那軍人的姿態，因為劇烈的抽噎，不住地動搖。（因為凡是個一九一四年的青年，都是以編入陸軍輜重

隊爲無上的恥辱的。勃洛西烏斯這樣的環繞着息爾伯斯但走了三次，嘲笑着這個可憐的人物，使全排的學生都爲之露齒以笑。萊渥真可算是個可憐的示衆者了。他總是把穿在那件破舊露線的外衣裏面的背心，歪轉的穿着；他的足脛又細又長，而露在外面的一雙腳，則似覺太大，不能相稱；他聳起了肩膀，失了左右的平衡，頸頸上留着一圈黑影，因爲他平時洗面，單洗面孔，不肯洗別的。但是他的一對眼睛同頭髮，却很秀美，尤其是他的頭髮，烏黑像寶石似的發着光。

突然，勃洛西烏斯搖一搖頭。他挺直了身子站在學生的隊伍前，用他的鼻首拖長了說：「哦，要是這個小息爾伯斯但連數目都不會數，他將怎麼了呢？他的父親不是自朝至晚不幹別的事在數錢嗎？如果他知道這件事情，不知要怎麼說了……」

勃洛西烏斯一邊說，一邊側着頭，灣起了左腳，把背灣得圓圓的好像他原是一個駝子，又把眼鏡帶到鼻尖上，把右手的姆指同食指併着磨擦，好像他是個猶太人，一面在數着亮晃晃的洋錢，一面又把洋錢放進他那左手的深凹的手掌中。

有幾個學生便在吃吃的笑，表示看得對意。

全鎮的人都知道勃洛西烏斯先生是一位滑稽大家。譬如，他當海軍協會的會長，每逢開宴

時，他總要站起來說幾句充滿了滑稽的笑話，引得列席的婦人個個都歡笑不止。他又會活龍活現的描摹各種動物的叫聲，所以每當在別墅開演愛美的戲劇時，幾場鄉野的提羅利的場面，便非得有他在後臺合作不可。但是他表現這最出色的，却要算在郊外野遊時。每逢這種時機，他爲要討婦人們的歡喜，學着種種的牛叫，他那逼真的叫聲，真會使他的聽者驚訝得口呆目瞪。並且，勃洛西烏斯還是我們鎮上最有錢的女財主哈爾斯泰女士之寵愛者呢。他初名哈愛及，原是個豫備士官，祇因在海得爾堡幹過一件私通的醜事，所以他的天真和容貌的光滑，早就消失了。在我們這班中，敢對他的滑稽擠而不笑的，只有這個斐特·馮·愷。勃洛西烏斯也只要一有機會，便要挖苦報復他。

萊渥·息爾伯斯但像一個兵士似的立正了站在隊伍前鳴咽！只有兩手在亂動，好像受了驚而不能飛逃的小鳥。勃洛西烏斯以嘲笑的眼色目不轉睛的看他。他正以這孩子的被凌辱的苦痛爲樂哩。突然他又回復了指揮官的態度，重新把眼鏡帶到原處，說道：「息爾伯斯但應曲膝二十五次，因爲這已是他第三次報數時睡覺了。」

「稍憩！」他向我們高叫了一聲，便聲色俱厲的直立在息爾伯斯但之前，開始喊起口令：「一、

「二三……一二三……」最初的三五次，萊渥跪而復起，起而復跪，做得倒還不差。以後我就看見他是在戰慄了。他的膝頭也在搖晃了。他的頸頸也側轉了。他的兩腳，當他筆直的跪下去時，在地上深印着足跡，已有點支持不住了。

勃洛西烏斯先生大笑起來。『支持着，』他喊道，『息爾伯斯但，要顯出你是個真正的德國青年來！』

萊渥是不顧死活的在掙扎。我們看了他在勉強做力所不及的事，都禁不住爲他可憐。

萊渥不知什麼時候兩手伸長仆倒在地上了，他的身軀也隆起着。但勃洛西烏斯却在他背上擊了一下，高聲喊道：『站起來！』

『畜生！』站在我身傍的斐特·馮·禮低聲的罵。

勃洛西烏斯現在又筆直的並立在搖晃欲倒的萊渥身傍，自己一邊喊口令，一邊跟着跪下去。他之所以這樣做，不用說是自以爲非常滑稽的。但是在我們中間却沒有一個人笑了一聲。四年級全隊都一無動靜的默聲站着。

突然我注意到麥特滿面露着冷笑。他的小嘴幾乎攢張到耳邊。他鼻中在噴着氣；睫毛潤溼

而發光，好像他是在抑住他的好笑。他撞撞我的肩膀，又朝着萊渥點點頭。萊渥便突然像一個匣子裏的橡皮洋小囡似的活靈起來，跪下站起，跪下站起。勃洛西烏斯站在他身傍數到第二十一次的『一二三……』。但是萊渥又不慌不忙的跳了起來。

全隊都發出笑聲，我幾乎笑得回不過氣來。因為萊渥一看見勃洛西烏斯已不站在他的前面，監視他的動作了，他就設法自救，聽到『三』字便坐在自己的腳跟上不再站起來，這樣的躡着，既得保持一種穩定的姿勢，又不致失去身軀的平均，並且在他站起來的動作上有了一个很好起點，像那個樣子，不論誰都能曲膝五十次，即使是個像萊渥·息爾伯斯但似的孩子。

勃洛西烏斯却没有注意到這些；他是太熱中於自己的表現了。他一喊到第二十五次的『一二三』便跳了起來，取了立正的姿勢，拍拍手，愕然地注視着萊渥。這時候萊渥已放棄了那種遮眼戲法，靠着那未曾枉費盡的力氣，在繼續着忽上忽下的起立與蹲下。勃洛西烏斯便往後倒退了一步，用隻手遮住了自己的眼睛。

『二十八……』萊渥喘氣着說，『二十九……三十……』到這時候他已力絕而倒下去了，在精疲力盡的勝利中，緊閉着眼睛。

勃洛西烏斯好像癱瘓似的站着。他一連咳嗽了三次，說着『什麼樣？』便轉身來凝視着這個無法挽救的少年，又說一聲『什麼樣？』

隨後他便說了一聲『奇怪！』依然站着注視萊渥，看他在那精疲力盡的勝利中，橫倒地上，兩眼緊閉，額上流着汗珠。勃洛西烏斯先生覺得不安起來了。或許這個孩子因為用力過度而氣絕了罷？勃洛西烏斯打量着，那不免要弄巧成拙了，會稍稍妨害自己的前途罷。因為對一個猶太人的小學生開那種無理的玩笑，勢必要給報紙的某一部分熱心地加以指責。勃洛西烏斯想，只要不至於披露在報端，只要不至於成為敗名醜事，那就好了。因為他像所有他這個階級的人們一樣，是最怕公布的。

他站在那裏，又咳嗽起來。他叫了一聲『嘿！』同時用一種有力的姿勢把滑出來的袖口拂了回去，接着又哼了二三次『嘿！』

『息爾伯斯但！』他喊道，『你有什麼不好過嗎？站起來！』萊渥却一動也不動。勃洛西烏斯的聲音變得幾乎有點諂媚了。『息爾伯斯但，你做得很不差呢，好，我親愛的萊渥！但是現在要站起來啊……你會着冷呢……』

萊渥的臉色和他躺着的沙地一般的蒼白。

『但是，我的老天，我並想不到會弄到這個地步的……這原不過是開玩笑罷了……你懂得開玩笑嗎？』
『起來罷，息爾伯斯但……』

於是他捉住了這個猶太少年，這個未來的陸軍輜重運輸兵的脅下，要想把他抱起來。但這少年却像火叉似的不易撼動。

『水！拿水來！』我就跑到噴水池邊，其他的許多學生都顯出一種嚴重的臉色。

『這真出我意想之外！』勃洛西烏斯搖搖頭，低聲的說。

『他是勉強的幹着的呢，』斐特突然說道：『他本來就有種心臟病，常常要發作的。』

『那末他應得免除體操！』勃洛西烏斯安心的躍起身叫道：『我怎麼能知道那些呢？這不

是我的過失！我就不懂得他的父母究竟在想什麼？見他的鬼！』

『他們怕萊渥要是請求免除體操，便會貽笑衆人，』斐特說。

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他，各人都在凝視萊渥。

萊渥聽到勃洛西烏斯先生最後的一句話，突然睜開了眼睛，用他那搖擺無力的四肢撐了

起來——但是他的身軀還是不住地在搖幌，好像被一個看不見的拳頭槌擊着一般，他爲要保持立正的姿勢，勉強鑽力的站住了，用一種戰顫的聲音說道：『勃洛西烏斯先生，我現在已復元了。』

斐特跳到他的身旁，支持着他。

勃洛西烏斯端詳着這個少年，他臉上的愁容頓時消失了。他用細葛布的手帕揩揩額上的汗。他還拂去了膝頭的灰塵，和藹可親的向萊渥走去，說道：『息爾伯斯，你現在覺得好了嗎？』
萊渥臉色蒼白，眼睛下顯出一圈黑影，這個四年級中唯一的猶太人，這個能曲膝三十回的英雄兒兼陸軍輜重輸卒的候補者，便微笑而近乎快活的答道：『先生，我已經好了。』他說着又搖幌起來。

『好好，』勃洛西烏斯說道，『那末這並不算是十分利害的。下次你當預先告訴我有心臟病……』接着他又加上一句，『無論如何，那是會使你免得入陸軍輜重隊的。』

萊渥挺直了頭，立正了，吞嚥了二次，於是直視着先生的笑臉，清晰而坦白的說道：『先生，我是沒有用的。』

勃洛西烏斯大聲的笑了。『那本來不必個個人都當兵的。你或許要成一個第一流的實業家罷。』息爾伯斯但有限公司……『萊渥的面孔漲紅了；他好像受了打擊似的，顯着落膽之色。

正在這時候，斐特舉起他的左手說道：『先生，萊渥戰抖得逐漸利害起來了。』

『那末你應得帶他回家去，』勃洛西烏斯打定了主意說，又向我做個手勢，叫我和斐特一道去。

我們把萊渥帶到牆邊，爲他脫去了體操鞋。斐特支持着他，我便幫他穿皮鞋。

『唔，不要緊的，』萊渥說，但是斐特告訴他，在身體不舒服時，是無用難爲情的。

萊渥聽到這句話，不禁微笑，便抓住了斐特的濃密的頭髮。

我們支持着他，斐特又問道：『要我們抱你走嗎？』

萊渥說：『不必。』但是他突然又步履不穩起來了。

我們正走過靠右手的門，勃洛西烏斯先生的尖銳的口令聲，自操場中破空的傳來，全隊響亮而正確的報數聲又起來了，正在此時，萊渥倉猝地又跌倒了，還是在報到十三名數前，他，靠在校長先生前庭的短牆上，起了二次猛烈的痙攣。

我們把他帶到家里。他的母親給我們每人一大塊踰越節餅，就去打電話請醫生。

我和斐特到他家裏去。這是四月時分，陽光被霧氣蒙蔽着。農夫們驅着馬過黑色的田地，揮着鞭，在大聲的咒咀。一陣尖銳的東北風吹過榛樹的籬笆，瑟瑟作聲。在那裏，最初的楊柳正放着嫩黃色的新芽。空氣是新鮮的，但混着鄉下姑娘用巨大的叉竿，自糞車中散佈開來的肥料氣味。走到那白楊樹的溪邊，我們站住了。斐特的鞋帶斷了，他隨便的打了一個結。我把萊渥的母親給我的踰越節餅吃了一口。

打鐵的丁丁聲和畢車的軋軋聲，遠自村中傳來；還有紡織工場的含糊不清的唧呀聲，繼續不絕地響着。春天的天空沉重的低垂着，染着紫色的雲朵，滿含着雨意。有一隊的工人騎着腳踏車回家，沿路響着車鈴。

斐特兩手插在皮褲袋裏，朝我站着，他用右腳把一塊小白石向田裏蹴去。

『噲，勃洛西烏斯的行爲，簡直是不要臉。』我點了一點頭，我的外衣袋裏，撒滿了餅屑。

『當然，作弄這個可憐的萊渥是很容易的，他不能保護自己。這一點，勃洛西烏斯知道得很